

## 倾听孤独的心灵之歌

——读卡森·麦卡勒斯《婚礼的成员》

刘敬



《婚礼的成员》  
卡森·麦卡勒斯 著  
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

上一个12岁女孩的内心。她叫弗兰奇,因为青春期的突然而至,加之同龄伙伴的莫名排斥,便天真又强烈地萌生了“世界那么大,我想去看看”的难以阻遏的无尽渴望。她原本寄望于哥哥的婚礼,然后跟着新婚的哥、嫂远走高飞,但这个凝结了弗兰奇整整一个夏季的愁思、想象与骚动的美梦转瞬即逝,甚至比一个肥皂泡的破灭还容易。郁闷万分、愁肠百结的弗兰奇遂又产生了跟着大兵逃离小镇的想法,不料再次弄巧成拙,最后不得回归“精神的囚笼”……

单单从故事情节方面来说,此书委实更像一个12岁小姑娘的内心独白,这独白执拗、冗杂,异想天开却又倍感迷茫,近乎疯狂却又暗自忧伤。波澜不惊的叙述,似有若无的悬念,尤其是在这样一个高温雄霸、疫情难绝的夏天,能陪如此敏感、多思而又纠结的少女弗兰奇走过生命历程中这短暂而又漫长的4天夏日时光,似乎确需更多一点儿的耐心。另一个方面,每一个成年人的内心里都住着一个孩子。小说的杀伤力恰恰在于,以散文式的笔法,精心开掘出一条蜿蜒前行的大河,而这大河,貌似水流平缓,不疾不徐,却又漩涡暗涌,让你我在毫无防备之下,陷溺其间。谁还不曾是个孩子呢?但这都不重要,重要的是,即便大家经常围坐在一处,聊天,打桥牌,但贝莉尼斯那不太完美的婚姻,已把她牢牢禁锢在鲁迪存在时的世界,一颗心永远无法逃离;约翰·亨利呢,本就是幼稚而孤单的小屁孩……所以,没人能够理解正处于兵荒马乱的青春期的弗兰奇——那“宿命的孤独”,就像《心是孤独的猎手》中,安东尼帕罗斯之于辛格,即使别离在即,“车从路边开动的刹那,他把脸转向辛格,他的笑容平淡而遥远——仿佛他们早已相隔万里”,连爱也不能改变,连爱也无能为力,这种人与人之间精神的隔绝与疏离,真是“没治了”。

说到语言,正如《纽约时报》所赞的,极少有作品像《婚礼的成员》这样将情绪的波动传达得如此精妙。麦卡勒斯能以精练、生动又细腻的笔触传神地描绘出人物内心情感的细微震颤,并通过时间推移中周围环境的光影色彩变化等,来营造一种奇异的孤独的意境,从而突显小说的主题。统观全书,更似一首忧伤又美丽的散文诗,一首孤独的心灵之歌,尽管字里行间,处处潜藏着隐喻色彩——联系麦卡勒斯的成长经历与时代背景,我们不难发现,叛逆、孤僻、乖戾且倍显神经质的弗兰奇身上,应该时时“流淌”着作家的“血液”。实际上,岂止是弗兰奇,表弟、女佣、酒吧的客人、街头的大兵,甚至是小镇的天空、阴郁的街巷等,都是孤寂的,苦闷的……

不过,在田纳西·威廉姆斯看来,写孤独,非为赞孤独。弗兰奇害怕孤独,但一直试图在摆脱孤独,告别孤独——盼着参加婚礼、街头分享喜讯、偷偷带着行礼和枪去车站、谎报年龄入酒吧“傍”大兵……从此逃出小镇,远离孤独,这是弗兰奇的初心,也是作家的初心。虽然表弟生病去世了,但小说的结尾,依然让我们瞥见了一抹鲜明的亮色:贝莉尼斯打算结婚了,弗兰奇也准备搬家了——未知的明天闪耀着崭新的希望,而有了希望,生命便自然不惧孤独,不是吗?



## 放下“六便士”的艺术浪子

胡艳丽

用寻常人的思维看艺术家,天才也会成为大众眼中的癫狂者。比如画家保罗·高更,他既是世人眼中的后印象派画家、雕塑家、陶艺家,也曾是被人诟病的花花公子负心汉,甚至一度还被贴上了“抄袭者”的恶名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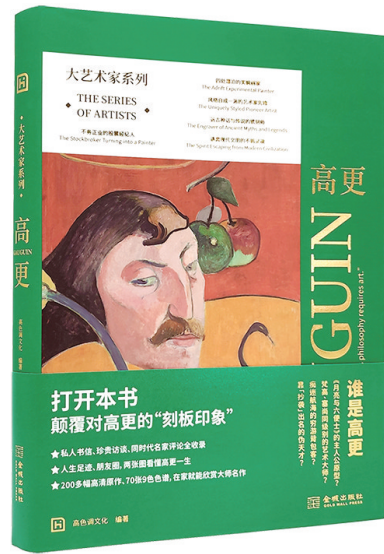
这位与塞尚、梵高齐名的艺术家,他的生活、艺术究竟是什么样子?《大艺术家系列·高更》带读者走近真正的艺术大师,走近放下名利的“六便士”,去追求精神“月光”的保罗·高更。该书的特别之处在于结构精巧,用“不务正业的股票经纪人”“四处漂泊的实验画家”“风格自成一派的艺术家先锋”“远古神话与传说的镌刻师”“逃离现代文明的不羁灵魂”五章,系统生动地介绍高更不同人生阶段的生活故事,以及艺术创作脉络。同时引入高更私人书信、珍贵访谈记录 and 他人评论文章等,全景展现高更神秘的人生及艺术旅程。

书中用大篇幅展现了高更200多幅高清油画、木刻版画、草图和多部雕塑、陶艺作品,配套70张9色色谱,展现其不同凡响的艺术魅力。印象派、点彩派、分隔主义、日本主义、象征主义、综合主义……高更一路做了太多的尝试,他不断探索寻找最贴合他内心,最能画出他心中“月光”的绘画方法,从一个不断模仿的学徒,直至走上艺术的高岭。他用大智若愚的绘画方法,融汇不同时空的物品,形成亦真亦幻的作品,日渐显现自己的创格风格,成为“风格自成一派的艺术先锋”“远古神话与传说的镌刻师”。

在世人眼中,高更这位不断放弃、不断出走的天才,他绝对不是“良人”,而且“渣”性十足。他随时都可以放下责任和压力,股票经纪人这种令人艳羡的身份,他说放弃就放弃,妻子的反对在他看来并不形成任何约束;他的一生不断出走,一路从城市到海上、再到原始的塔希提,他一路将自己从“文明社会”走进了“半原始社会”,变成了一个穷困潦倒的“野蛮人”。他不会为任何人、任何事停下奔波的脚步。他可以爱得热烈,为女子倾注笔墨,画下形神兼备的画作,却又可以放下一段又一段的感情,去投入新的生活。他的一生不会为任何人停留,只为艺术而活。

艺术家的世界充满了颠簸动荡。高更早年在海上漂泊,后又参加海军,想必大海的磅礴无常,随天气起伏变化的波涛,明亮晦暗无常变幻的海水颜色,都将一种野性、神秘的基因植入了高更的大脑。高更越成长越厌弃都市,这里充满了束缚,太多的装腔作势和条条框框,令人的艺术思维难以四散发射。艺术流派纷争不断,他早年间的各种绘画实验受人攻击不断,他不喜人事纷扰,但他一个即将升起的新星,身边从不缺少的就是是非。

出走,不断出走,逃离“文明”,走向能够释放人类初始人性的地方,感受人类与大自然的联系,这是高更发自内心的声音。他曾到布列塔尼专心绘画,而后又和好友辗转前往巴拿马、马丁尼克岛,后应梵高邀请到法国南部的阿尔勒。他人生出走的旅程也是艺术出走的旅程,他追随着心中的光,去寻找人



《大艺术家系列·高更》  
高色调文化 编著  
金城出版社

类自然坦荡的样子,寻找纯朴的人性之美、艺术之美。1891年夏天,高更来到塔希提,经济日益窘迫,艺术的灵思却不断奔涌,一幅幅线条简约却内蕴深厚,令人读之不尽、阅之不尽、品之不尽的作品,接连创作而成。该书对高更的生平介绍简洁克制,更多的内容是通过高更的书信、他人对其的评价及艺术作品展现。

高更绘画后期的作品整体风格,粗犷刚硬中有细腻,稚拙之中大象天成,分明是简单的线条,但融入整体画作之中则别有韵味。在高更笔下,各种姿态的人,都仿佛拥有真实的生命,哪怕是一个背影,也有呼之欲出的情绪。人物悲喜未必需要用五官来展现,哪怕人物的鼻眼皆隐去,那或坐或卧的姿态,都能展现出多种情绪,弥漫在画作之中,挥不去消不散。

比如高更的代表画作《我们来自何处?我们是什么?我们往何处去》,则用时光画轴的方式,讲述一个人从婴儿、青年、中年到老年,及至超越死亡的生命历程。书中解读“塔希提岛民生活中的每一件小事,都体现了生命的永恒节奏和人与自然的和谐。”有评论家称,这幅画中“画家那种独特的单纯、粗放、远古、唯美的装饰风语言,对生命和宇宙寻求答案,发出一个理性的、亘古的天问,用梦幻的形式把读者引入到了似真非真的时空延续之中”。

再比如《拿水果的女人》,画作前景中拿着水果的女子五官硬朗,身姿挺拔,神情若有所思,这里的女子基本都袒露着上半身,她们坦荡、从容,虽各有心事,却尽显优雅。他笔下的人物都是有筋骨有精气神的,透过皮肤,仿若能看到人的血肉,看到人物的力量和情绪。对于普通读者而言,并不需要去搞清楚艺术领域的各种主义,各种风格,我们需要的是用眼、用心,去看、去“听”去欣赏画作本身,感受艺术本身的力量。暂时解不开的“谜题”,可如品读古诗般,常读常新、常品常新。从一幅画纵深开去,了解作者的经历、时代背景、当时的社会人文特色,一个无限大的世界会由此打开。

解读画作没有标准答案,你看到的是什么就是什么,你读到的就是最好的答案。